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三。

東尼出生在里約熱內盧市，父親是土生的混血兒，因時際會，後來做了外交官。母親是富有的義大利移民，有著貴族式的傳統價值觀，很重視教養。因此，東尼從小受到嚴格的教育，曾到英、法留學，精通多國語言，擅長繪畫美術。二十多歲學成回國，便在環球電視公司擔任節目製作人。不久，又與一望族的獨生女結婚，生了一女二男。從任何一方面來說，東尼是幸運的天之驕子。他聰明好學，精力過人，在電視界，他的才華極受尊崇。他的生活富裕而優越，交往的多是社會名流，結識的也是藝術界中出類拔萃的人物。他是成功的象徵、名利的代表，是年輕人心目中的偶像。

然而，他並不快樂。

首先，他反叛了父母，在兩代之間不斷的爭辯下，終於不再往來。其次，他又觸怒了藝術界的前衛人士。然而，他雖然反對因盲目求新而脫離群眾，又不甘心向庸俗的大眾趣味妥協，自己卻不知道應該走向何方。

接著，幸福的小家庭也失和了，他的妻子為了爭取女權，公然宣稱支持性解放運動。東尼向時代低頭，參加了夫妻交換俱樂部，在俱樂部中卻與人大打出手。最後，他開始酗酒，追求心靈的麻痺。等到他同意與妻子分居時，早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酒鬼。

尼奧與秀子浪跡天涯，由阿根廷輾轉來到巴西，沿途以販賣手工藝品及繪畫維生。到了里約後，他們深深地被那裡的熱帶風物人情所迷，一再留連忘返。由於當地的生活問題容易解決，他們有意藉著這個條件，物色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探討人生。

有一天，尼奧與秀子正坐在里約最富盛名的科巴格班納海濱，觀賞夜景及過往的人群，一個醉鬼東倒西歪地走了過來。

「嘿！嬉皮！」醉鬼喊著。

尼奧望了他一眼，沒有理會。

「這裡不許你們坐！走開！」

尼奧道了歉，拉著秀子走到另一個地方，仍然靜坐著，如同兩個泥人。不久，那個醉鬼又過來了：「嬉皮！這裡也不行！」尼奧又道歉，再換了個地方，醉鬼緊追不捨：「哪裡都不行！我看到你們就討厭！」

尼奧心平氣和地說：「對不起，可是這裡的人物太可愛了，我們只看一下就走。」

尼奧的葡萄牙語帶著濃重的西班牙口音，這個醉鬼就用西班牙語說：「這些人有什麼可愛？我天天看，都看膩了！」

「他們充滿了生命力，生命就是可愛的！」

這個醉鬼心裡倒很清醒，他老實不客氣，一屁股坐在尼奧身旁，喃喃的說：「那都是口號！生命只有煩惱。」

「你太寂寞了，所以不能享受生命的歡樂。」尼奧同情的語調，與晚風相應和。

醉鬼一怔，望著他說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是過來人，在沒有領略到生命的可愛時，一樣也是充滿了煩惱。」

醉鬼沒有再開口，顯然墮入了沉思的深淵，一動也不動地呆坐著。過了一會，尼奧拉起秀子，準備離開。醉鬼突然說：「你們要去哪裡？」

「哪裡能去就去哪裡。」

醉鬼似乎清醒了許多，堅邀他們到他家去，這才互通了姓名，醉漢就是東尼。

東尼住在科巴格班納海濱旁的一棟豪華公寓中，三房兩廳，外帶一個露天花園，憑欄可以眺望無垠的大海。房內陳設富麗堂皇，全新款式的家具，天花板上掛著琳瑯五色的水晶掛燈，地下鋪著羊毛地毯，長長軟軟的毛，直蓋過腳背。

一進門，門縫下已塞了好幾張字條。東尼拿起，只瞟了一眼，把字條丟到一邊，說道：「這些女孩子！真煩人！」

尼奧與秀子一進門，便老實不客氣的，雙雙盤膝坐在地毯上。東尼忙指著那軟綿綿、可以把人陷下去的豪華沙發說：「坐那裡吧！」

尼奧大有難色，與秀子面面相覷。

東尼以為他們怕弄髒了沙發，便說：「沒有關係，沙發套經常有人洗。」

尼奧苦笑著解釋：「那樣坐著像隻蝦米，我們不習慣。」

「不習慣？難道坐在地上舒服些？」

「大自然只有土地，沒有沙發，我們在地上坐習慣了。」

東尼覺得很有趣，也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可是他那兩條硬得像木棍的腿，彷彿是多餘的累贅，怎麼放都不對。看看尼奧輕鬆自然的姿態，他很不甘心，便用力地搬著腳架來架去，只聽得關節咯吱作響，無法安穩。

尼奧說：「不必勉強，坐只不過是求個舒服，怎樣都可以。」

東尼敬煙，他們不抽，問酒，他們不喝，連可口可樂也不要。最後在東尼的一再勸說之下，只接受了兩杯清水。

「你們這樣生活多枯燥！」東尼很為他們惋惜。搖著頭，猛灌了一大口威士忌。尼奧沒有回答，東尼又說：「我見過不少嬉皮，我真不懂，你們為什麼不去找個理想的工作？難道這種日子還真過得下去嗎？」

尼奧與秀子相對笑笑，向東尼點點頭。

「別騙我，我不信。」東尼又呷了一口酒。

尼奧聳聳肩膀，用微笑代替辯論。

接著東尼搬出了一大堆他的得意傑作，包括他畫的畫、他寫的書、製作的電視節目說明。以及一些報章雜誌的人物介紹、與社會名流合照的相片等等。他侃侃而談，得意地炫耀著自己的才華，以及事業上的成就。

「你們看！這才是人生，多有意義！」最後他下了個結論，驕傲地把杯中酒乾了。

「恭喜你，的確令人欽佩。」尼奧說。

「沒什麼，這只是一部分而已。」東尼發覺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。

「是的，我相信。」

「你還想看些什麼？」東尼很掃興，順口說。

「倒是有一件東西我想看看。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「你的幸福。」

「什麼？」東尼感受到了傷害，猛然站了起來：「你是說我的生活不幸福？」

「我沒有說。」

「你自己看吧！我缺了什麼？我什麼都有！」

東尼開始在房中踱步，他的腳踩在厚厚的地毯上，踏出了沉悶的聲響。

「啊！你一定是指我的性生活！不錯！我和我太太分居了，這算什麼？女人，哼！我要多少有多少！我有什麼不幸福？」尼奧

仍然安靜地坐著，東尼熬不住，責問他：「你為什麼不說話？你說我有什麼不幸福？」

「你是否幸福只有你知道，我又不是你！」

「你不是說要看我的幸福嗎？告訴我，你要看什麼！」

「除了你自己，還有什麼？」

「我自己？」東尼大吃一驚：「我自己？」

「是的。」尼奧說。

東尼不是個笨人，正因為他太聰明了，所以才有今天。他聽了無話可說，頹然地投身埋在沙發中，半響，他嘆著氣說：「你說得對，我努力追求一切，但是卻得不到我自己。」

「那是因為你得到的已經太多了，再沒有空間給你自己。」

「我能佔有一切，不就是幸福了嗎？」

「當你佔有一件事物時，同樣地也被那件事物所佔有，你佔有的越多，能保留給你自己的也就越少。如果你完全被別的事物佔有了，還能稱為幸福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你告訴我吧，什麼叫做幸福？」

「當你心中充滿愛時，就是幸福。」

「為什麼是愛呢？我恨這個世界！我恨！」

「世界先你而存在，待你消逝了，它依然存在，你沒有能力去改變它。你如果恨它，就得不到平安。」